四庫全書

子部

項氏家說卷十

宋 項安世 撰

說政篇

商周

太甲之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成王之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

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二君慮患

求敎哀痛誠切如此此其所以撫商周之初定成湯武之大業也商六百年周八百年葢由于此正如漢興之得文帝也若皆如惠帝則已矣唐則太宗自撫定之晉武帝隋文帝周世宗後皆無人故不敢望漢唐然太甲成王本皆中主乃盡心于學如此阿衡周公之功豈不大哉

秦漢

秦罷封建置郡縣二世而亡漢興去古未遠鑒秦之失

雜用郡縣之制後世有作者猶可放也至景帝懲七國之亂中年乃詔諸侯王不得治國後二年又省徹侯之國自是之後諸侯王遂為虛爵後世因之封建之意于是盡亡矣而天下皆復為秦矣夫損其權析其地使足與郡縣相制足矣乃一舉而盡廢之用異姓為腹心視同宗如仇敵使骨肉無寸尺之地國家無蚍蜉之援此固陳勝王莽之所得侮也要知始皇景帝資皆彊戾深刻强國掃地蕩盡而後快于心凡若此者其始常自快

而其終常為盜賊姦雄之所快其與三代之衰展轉相扶率數百年而後失之者相去遠矣

嚴安上書諫武帝征伐其中有曰令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方是時尚未分封子弟而識者已有郡縣偏重宗藩削弱之憂矣蓋自景帝懲末流之弊而不推其本令諸侯王不得治民客寄民上無復維城之勢王氏之禍已兆于此武帝方志在張皇威武以自廣大故雖以中山王悲痛

之辭嚴安明切之奏有不暇顧而王父偃一言即勇行之自是而後漢室睽孤雖開邉拓境適足為異姓之資爾惜乎武帝有慕古之心而不知攷也

封建府兵

宜黄李郛子經言周之封建唐之府兵皆當以漢法攷之乃通蓋王畿之外不盡為諸侯國時時有特封者則未封之前未必有掌其地者計王朝命吏布在四方如漢之太守縣令者固不少也但周官不明言之爾府兵

止西北諸郡為多東方諸郡絶無而僅有則民兵之在郡國如漢之車騎材官者必未嘗廢也如江西宣潤劍南之兵尚可攷見于經此說可謂善言古者必有以通于今矣

用說二章

用世者量人而立政揆俗而施化事不可求必行志不可求必伸事求必行則難為下志求必伸則難為上遇有為之世則志之可伸者多然亦無盡伸之理事之可

行者乡然亦無盡行之理諸葛孔明曰法孝直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孔明亦無盡仲之理也王景略許鄧羌以司隷又為之赦張蚝是景略亦無盡行之事也必求進于二子者則有不為而已伯夷伊吕是也為之而求必焉雖孔子不能觀墮成之事可知已

繼世而圖治者前人立國既有法度以付後人後人世守之其心已安其俗已成世之賢者能者老成者往往相與是之矣必欲違衆庶之心變久成之俗得罪于賢

能老成而為吾治治未成而國已亂矣管仲子產孔明景畧劉穆之之徒皆承大亂之後因衆心之思治開荒立法之人與平時相繼者不類不可以為例也王介甫正坐學此不惟才不及諸人時亦不可也孔子之欽仲弓乃是繼世為政之法先有司以明舊典赦小過以寛人情舉賢才以隆俗化賢才衆多俗化漸美法度中小小出入足可商摧且為國家培養賢才以俟將来之効不必急鮮明可喜之譽于吾世也漢文宣卻得繼世之體

故賈生欲立制度太子欲更漢制二主皆不從止就漢法中修起皆足為治其所以異者文帝卻以風俗為急有培養人材之意于法度之中亦時有出入以伸臣下之氣故武宣之世用其人才不盡宣帝一味挫折人才獨守死法更不興後世子孫為長久之計故身死而國衰宣帝之治雖無紛更之失而其中有鮮明可喜之意與紛更者同弊于急功也

說學篇

讀王同深甫文集四章

三黜賦序曰令之州掾縣佐似士師而不似抱關擊柝也安世曰此言可以為從事者之箴

答曾子固書曰人生一世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我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答王補之書曰承諭尚留谷陽米鹽屑屑固妨詩書之樂然閒在里巷又豈能獨脫于米鹽卽吾輩所學要之物來可應而心官無累則幾于道德之歸矣安世曰此言可以為厭

事者之箴

答空季書曰人生秉命而游于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無不有命或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于萬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于人謀為可憾也何則義盡于已而命定于天故也安世曰此言可以為任智者之箴

謹微賦序曰顧恃于不可見之德而不謹于可見之行

吾恐子志未白而效者已成俗矣嫌戒説曰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哉以為嫌疑之謂也我以為嫌疑則人必有嫌疑者矣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于是也情不至于是而迹至于是有人焉伺間躡蹤而議之則奚説而可解歟其亦受之而已矣安世曰此言可以為任情者之箴

自警雜説十五章

為政者必使人有餘力財力心氣皆然

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己不得安

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己則不枉用力

兢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此五戒而能勉者也一經之義總挈于此五句此百聖相傳之心法

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孔子也既竭吾才欲罷不能顔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三聖四賢垂範如此學者舍是將安師乎

天之所命我之所性平正廣大潔靜流利本無不該亦無不通人常于無事時昏昧之道之所以不明有事時差失之道之所以不行閑邪懼其昏也脩辭懼其差也辭最先發開口即差凡此皆以敬為主義固在其中矣然義衆多差舛非一不可以兀坐而徒得也必須博學

精思遠觀近察使于事物之理周徧浹洽理無疑情則所存者愈不昬德自然可久事無鑿智則所行者愈不差業自然可大此集義之極功也而敬未嘗不為之主就敬言之閑邪屬敬脩辭屬義就義言之可久屬敬可大屬義性命之理有一則有二體用未嘗相離也

范文正公與提點書曰青春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為意門户才起立宗族未受賜有文學稱亦未為國家用豈肯循常人之情輕其身汩其志哉

又與直講三哥書曰京師交遊慎于高議不同當言之地且温習文字清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朱内翰易傳觀上九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也辯博閎遠而危其身者發人之過也

胡武平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莅官臨事慎重不妄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于仁厚

杜祁公聽獄訟雖明敏而攷覈愈精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見蔡君謨書

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歐陽世則所居官舍未嘗窺園圃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見大居士集

杜祁公為人潔廉自克勤靜纖謹而有法至攷其大節偉如也

司馬文正公書曰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諫爭

天子必有諫官令世牧守遂無諫者天子不得自行一事而牧守皆擅喜怒無敢閒者録事參軍自漢至唐專掌彈劾此職可復修也沈煥叔晦説

吾儕改過樂善之意不素明白異時年長官髙則人皆敬而遠之置之度外誰復與吾切磋者今畧計一歳中逆耳之言至于吾耳者有幾可不懼哉父有爭子何以謂之爭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爭子之法也禮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事之

至此者亦鮮矣 楊簡敬仲說

知行

朱先生謂豫應時季和曰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待行之不力而歸咎于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于行之不力則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心迹說

世固有諧俗之人更練物情諳曉世故其處事接物精密委曲若皆中節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其處事與

用心二也君子之心一而已矣事與心二則事雖合節心實為人為人者小謹可飾而大節不可强也心與事一則隱顯小大惟所遇之是以聖門貴聞道而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過說

蜀人校書郎王叔簡謂項子曰人之過有可見者有不可見者可見者真也其為惡也小不可見者偽也其為惡也大時王方欲趨裝赴闕項子應之曰是不可以口

舌爭也校書歸朝宜上奏曰强盜白晝殺人而奪之財真也而法處以死竊盜夜動而晝伏僞也而無死者焉臣以爲宜察使竊盜處死而强盜蒙貸不亦可乎時在成都茶馬司共飲坐客粲然

命說

李泌曰主相造命不當言命予以爲不知命不可以爲宰相韓魏公惟知命故敢任國家顧託之事寇萊公惟知命故敢任澶淵親征之舉裴垍惟知命故能勸諫官

言事房杜惟知命故能持衆美効之君若不知命則畏死生決不敢任天下之事不知命則畏異已者決不敢來天下之言不知命則畏軋已者決不敢引用天下之士殊不知宰相職代天工位應台斗此豈一事一言所能搖撼傾奪之物哉使李林甫不妬賢嫉能亦須十九年作宰相秦太師死四十年矣竟未有坐廟堂而為太師者然後知向者遮邏中傷之為謬也一飲一啄猶不可徼倖而得豈有巍巍堂堂天子大臣而左窺右防曰

恐一夫從旁徼倖而取之者耶故曰不知命不可以為宰相

天人說

或問子言天人之一何以驗之曰天能生君子而不能使君子之亡人國也天能生小人而不能使小人興人國也天能為暄風遲日而不能使暄風遲日之殺萬物也天能為淒風苦雨而不能使淒風苦雨之生萬物也苟皆天也其不使暄風之殺之淒風之生之何也曰理

不可也夫生殺興亡之必以理則人之道也孰謂循理者非事天乎故出有命在天之言者聖人斷之以絶天之罪其驗明矣

項氏家說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項氏家說附錄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鄒祚熾

謄録監生臣顏天相

項氏家說附録卷一

宋　項安世　撰

孝經說

古文以至德章後次以感應章次揚名章次閨門章次諫爭章次事君章次喪親章按感應接至德章後閨門接揚名章後事君接諫爭章後文義皆貫則古文近是今從之

章次之義五孝備矣然後三才孝治聖治分別在上者之孝事親五行分別在下者之孝要道至德感應復推演在上者之孝揚名閨門諫爭事君復推演在下者之孝而以喪親終焉

開宗明義章

仁義禮智禮樂之實皆起于事親從兄故為德之本因親以教愛因嚴以教敬是以其教不肅而成故為教之所由生在己為德率人為教

自事親言之始于愛其體終于行道顯名自祖而至精也自行道言之始于家中于國終于名立于後世自近而至遠也始于事親但言溫凊定省之屬中于事君猶是指忠言之終于立身身則無所不備矣五常百行無非孝也此孝之大成也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學者多疑之此蓋以歲月論也事君之日起于膝下故稱始焉事君者自強而仕至老而傳故稱中焉至于身則死而後

七為斷也

天子章

天子之孝當保四海愛親者敬親者即下文愛敬盡于事親也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即下文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刑與形通著之義也孟子齊宣王易牛之意與此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諸侯章

諸侯之孝在能保其國國者祖先之世守也驕溢則

亡之矣諸侯生而有國專地與民易于犯上觀漢諸侯王傳可見故專以驕溢戒之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能保身然後神有所依民有所仰不然身不可保保土與民安得而有之此甚言驕溢之禍可畏也故以戰戰兢兢明之保者保而有之和者合而附之

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中庸曰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

世為天下法循道而行在人則為德故曰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又曰非道不行

大臣民之表也衣服不貳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三者皆民所望也小臣事人者也故專論事父事母事君事長之道庶人則養而已

天子之不敢慢不敢惡諸侯之戰戰兢兢卿大夫之夙夜匪懈士之夙興夜寐庶人之謹身節用雖行事不同其操心一也孝治章論治天下治國治家亦皆

以不敢爲言

三才章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者順德之民日月星辰順乎天百穀草木順乎地人順乎父母經者常度義者物宜猶曰天文地理云爾天之明地之利言循經與義之效也天文不順則失其明地理不順則失其利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之爲言順其常而行之也

非謂法天地之經以為斯民之孝也孝自是民之常性非有所象而為之也

嚴肅之義固同就二者分之肅為輕于嚴也肅主于情嚴主于事肅有竦飭之義故于教言之嚴有恐迫之義故于政言之辭嚴而氣厲教之肅也令急而法重政之嚴也

先之以博愛保惠之也陳之以德義訓誥之也先之以敬讓身率之也此先字與上文先字不同上文是

先務之先此是率先之先導之以禮樂則立為教條矣示之以好惡則刑政行焉此先王治天下之序也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生養之道足則情義厚也

聖治章

天生萬物以人為貴人有百行以孝為先事父事母皆孝也而比之母則父為尊故莫大于嚴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嚴父也而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尊

以配天則惟天子然後得極其大焉故莫大于配天也

聖賢之言有為經生所汩亂者如孝經周公嚴父之說所繫最大不可不辯也夫所謂嚴父者不獨謂生己者也自父以上曰王父曰曾祖王父曰高祖王父皆父也祖者始也王者大也言始初最大之父也雖上而百世之祖亦猶曰百世之大父云爾凡父之所從生與父之所同生皆父道也若止取生己者為嚴

父之祭則成王止應以武王配天不應以后稷配天
文王配帝也後儒不明其説遂至配天之際每世一
變以為凡為人子者皆當自嚴其生己之父使侑天
者無常主作主者無常位黷天慢祖莫大乎是是則
經生讀經不攷下文之罪也又所謂周公者特言是
禮定于周公之手以為姬之受姓自后稷始猶天之
始萬物也故推以配天周之王天下自文王始猶上
帝之宰百神也故推以配上帝是二主者皆周家之

大父也配主一定三十七王八百餘年遵而用之無敢易也豈有三十七主皆得配天之理周公葢以當國大臣為其國家定郊廟之禮者爾烏有已為大臣而得自嚴其生已之父以配上帝者哉此說之至不通者而由孝經以來千五百年莫有明其說者遂至以聖人之言為黷天慢祖之據經生以辭害意之罪一至于此可勝歎哉

則周公其人也周公葢成武王之意而已然武王末

受命而周公行之故孔子言孝必以周公與武王並
天子之所以嚴其父者于是為不可加矣親萌于膝
下之時嚴滋于日長之際二者聖人因之愛敬之教
所由興也故親生之膝下愛之本也以養父母日嚴
敬之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此愛之所以不可割也
君臣之義也此敬之所以不可簡也父母生之續莫
大焉人子之髮膚即父母之傳體天下之相續者未
有親于此者也夫如是安得不愛君親臨之厚莫重

馬國積尊而極于君家積尊而極于親天下之相臨者未有重于此者也夫如是安得不敬以上三節皆反覆推明愛敬之理以見教之本于順人而人之不可以逆此也以順則逆民無則馬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此為愛敬他人者言也將以為順而實則凶自以為得而其失甚大再三言之甚明其不可也先親而後人言之順也自親而及人行之順也言順則可宣于口故可道行順則合于

人心故可樂自是推之無所往而不順焉積之為德義散之為行事望其容止之狀察其進退之儀皆順道也皆吉德也一動容一舉足無有逆于道者非天下之至孝其孰能與于此可尊言其意象可法言其事跡可觀可度之别亦然德義作事容止進退四者即言行之目也故獨于言行用兩思字惟其所發不苟故其所著見者無不善也古文思皆作斯亦不可苟之意也畏而愛之其心也則而象之其跡也德教

道之也政令齊之也博愛敬讓德義皆德教也禮樂好惡皆政令也畏而愛之畏之在初愛之在久君子之為皆然畏生於嚴愛生于親皆出于孝也則而象之則猶擬度也象猶倣傚也擬度其人而倣傚其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身不行道則雖教之而不成令之而不行也宋景文公曰郊曰天配以祖遠而敬之也明堂曰帝配以父近而親之也此説得之

事親章

居上不驕君道也為下不亂臣道也在醜夷不爭兄弟朋友之道也前五者止施于父母之身此三者通于天下國家矣此三者不除雖能備前五者不足以為孝也聖人之教人皆欲其廣而充之故每進愈深孔孟之言大率如此

五者備謂之能事親未足以盡孝子之名也必除後三者而後足以為孝觀辭意便可見也

聖人教人常自小而至大然此但教人之法耳若聖人行之則雖小節而大在其中且如居則致其敬能致其敬則豈復有驕爭悖亂之事如養則致其樂能致其樂則豈復有危亡兵刑之憂若在聖人行之則止用一字而天下之善備矣至于教人則不能且教之以敬其父母而不敢慢娛其父母而使之樂然後引而伸之使之推事親之敬以至于統臣妾統百姓統萬國無往而不致其敬推養親之樂以至于保四

海保社稷保宗廟無往而不致其樂此一章之內所以有五者三者之序也

五者備矣皆人子之善行也三者不除皆人子之惡行也

五刑章

罪莫大于不孝陳法以禁之也此大亂之道也明理以諭之也非聖人非孝之非語意與非先王之法言非堯舜之道同先儒作非毀之未通

廣要道章廣至德章

言孝悌禮樂皆歸于禮者自其德言之謂之孝悌自其事言之謂之禮樂循而行之之謂禮行而樂之之謂樂觀孟子事親從兄章可見

孝主于愛而要道至德二章皆主敬爲言者敬則愛心存不敬則愛心亡敬者行孝之綱領也顏淵問仁主于愛而其目皆曰禮即是此意使天下之臣子弟皆樂其道謂之要道使天下之君父兄皆被其德

謂之至德要道言其操術之約至德言其流化之妙要言其發端至言其極致也

感應章

天遠故言明地近故言察易言觀天文察地理孟子言明庶物察人倫用字與此皆同

聖人之事天命德討罪勑典秩禮皆有以合其心者敬之而已故知事父則知事天聖人之事地山川丘陵草木鳥獸皆有以成其順者愛之而已故知事母

則知事地明察彰著四字當用司馬文正公說故事天明故事地察故上下治凡三條而結以天地兩條不言上下條者猶有尊有先宗廟修身凡四條而結以宗廟一條不言餘條也蓋能其所難則易者在其中矣法服法言德行三條結以言行不及法服者亦此意也必有尊也必有先也明皇以為諸父諸兄是也此兩條明上文長幼順之義不忘親也恐辱先也此所以申上文事父事母之義鬼神著矣此亦

中上文神明彰矣之義凡此皆上言其大意此言其事目也自此以下復總結其意而極言之其曰孝悌之至則總父母長幼言之也其曰通于神明則總天地宗廟言之也其曰光于四海則併舉上下治而言之也

孝悌雖是二事其實秖是一理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未有愛其親而不愛其親之子者也故經文或併列長幼而止結父母或專言父母而忽及長幼凡以明

其理之一也明察順治之下止結以明察二字尊先敬謹之下止結以致敬一條皆並列長幼而止結父母也資父愛敬之下忽以孝對敬君子之教以孝也下忽以臣與悌參言之皆專言父母而忽及長幼也

諫爭章

慈愛恭敬疏云愛出于內慈為愛體敬生于心恭為敬貌文義頗精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爭友之說也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爭子

之法也爭臣之義有親疏小大之異

事君章

反復事君一章憂思懇惻之意惓惓如此此所謂以孝移忠者歟惟孔孟之心為能盡之此其所以居亂世事闇君而不害也

喪親章

孝經文體其發端結趨𠃔問置答皆與小戴禮禮運燕居閒居哀公問儒行等篇相類孔子家語乃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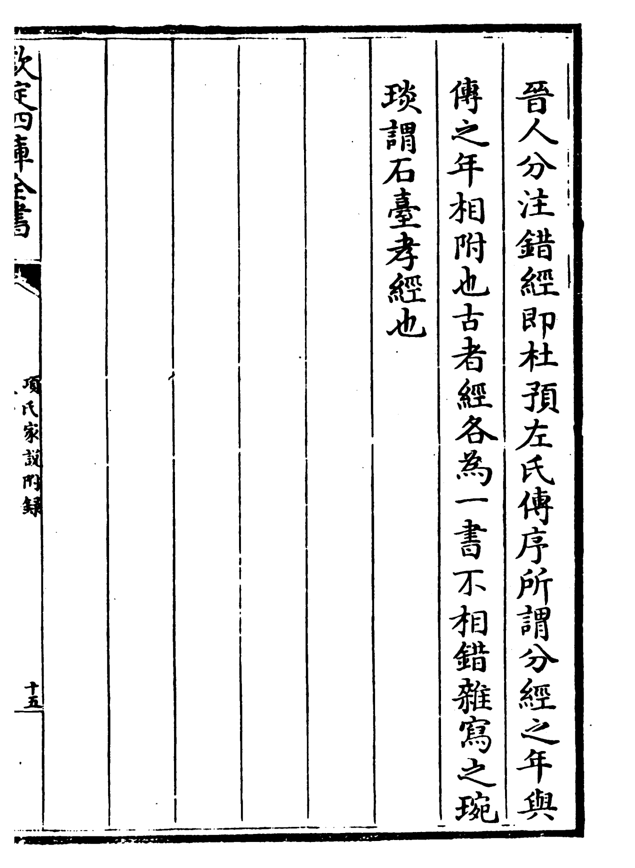
此格成書雖其中多聖賢格言然其出也必在孔門七十子之後鄒魯諸儒記誦師說言孝言禮各以其類薈萃成篇恐人之不尊也故每篇皆假設夫子與人問答以貫穿之必使衆說羣義同出于一口之中一人之問其有辭義太遠者則别為問端必使上承前說下起後義如文士作文之法而後已如諫爭章所謂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此其上承下接章合粘綴最為明

白者至于終篇復結之曰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則又若問答之初先以默定為破題原題講腹結尾之成模而後言之者此一格必近下諸儒所撰不若緇衣等記等篇彙載聖言各出孔子曰既不失當時之實而又不妨次第其法使淺深先後以序相承也論語與家語之異蓋亦如此非謂家語皆非聖人之言也但其論載無法反以雜亂聖言為可惜耳大槩戰國諸生所著之書其體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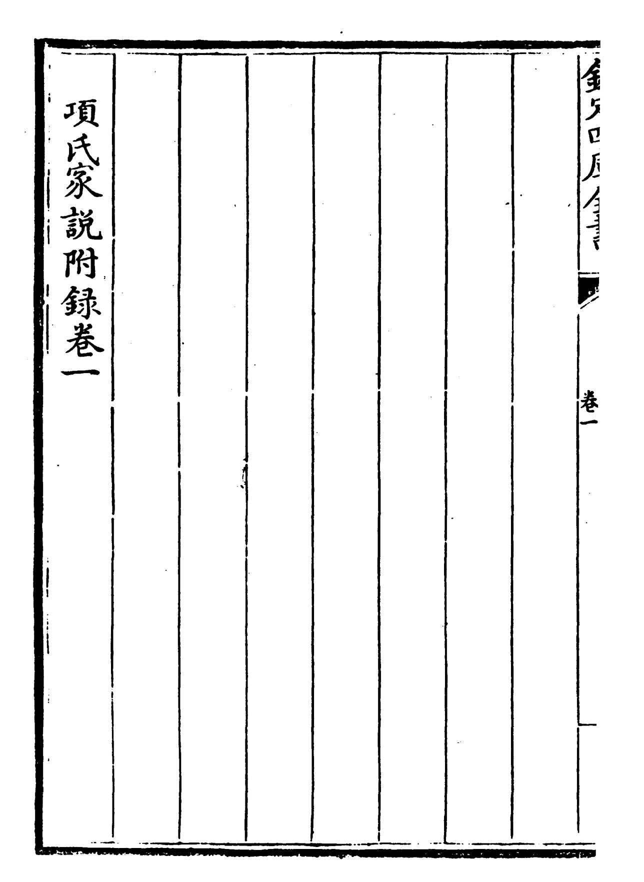
如素問之書本自精奥而必假之黄帝岐伯之問答六韜言兵具亦為詳實而以為一一盡出于武王之問大公之對則陋矣

鄭氏孝經以先王為大禹公羊氏春秋以王者為文王漢儒之泥往往類此

明皇序親譽二字盖用其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劉炫明安國之本謂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也陸澄譏康成之注謂今文孝經十八章也劉炫隋人陸澄



晉人分注錯經即杜預左氏傳序所謂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也古者經各為一書不相錯雜寫之琬琰謂石臺孝經也



項氏家説附録卷一

項氏家說附録卷二

宋　項安世　撰

中庸臆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命之謂性自然之中也率性之謂道自然之和也脩道之謂教君子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言太虚沖漠未發者之不可失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存之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言幾微眹兆將發者之不可妄也是故君子慎

其獨也所以審之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則所存者得矣發而中節謂之和則所審者當矣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命之性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脩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至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下言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使脩道者知所避就道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猶時敏時習也戒懼慎獨之謂也既君子矣又時中焉此聖所以愈聖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者戒懼慎獨之反也既小人矣又無忌憚焉此愚所以愈愚使

君子而不時中則小人矣使小人而有忌憚則君子矣君子小人之分無他敬與慢之間耳不曰中和者自道言之也致中和者所以脩中庸之道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其不能行非不能行由于不能知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其不能知非不能知由于不能行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復自知言之人誰不行惟其不知則不能以實行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復自行言之人誰不知惟其不行則不能以真知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

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大舜是也大智非强明自用之智也下文所言者是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其好善也如此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兩端用

其中于民不主一說惟善之從其從善也如此行不足以言之也此舜之所以為大知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顔子是也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

篤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得如顔子足矣顔子不可得得如子路足矣君子居之猶曰

此君子之徒也而强者居之而汝也猶曰此汝之徒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

同則流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猶有不流不倚云者為勉强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中也和者無過不及之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强于知之也先言和後言中自末而至本亦勉强者之事也

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不流不倚盡矣猶有二不變云者亦爲勉强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通塞變之大者能不爲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强于行之也舜聖人也故言其與人者顔子學者也故言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者也故言其矯揉氣質者孟子人告以有過章其次序亦類此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猶博也隱猶約也道雖甚博隱則甚約此章專先

言道之費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言道之所該形氣不足以盡之故聖人之聖有不能

兼于愚夫愚婦之事天地之大有不能免于小民之憾皆形氣之限也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語道之大處則麗于形氣者雖天地猶為小也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語道之小處則麗于形氣者雖毫末猶為大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凡形氣之所至無非道者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言君子之道非言君子也近起于愚夫愚婦遠極于天地之間道無不該夫婦天地以喻大小之極非論其精粗淺深此章專言其費下章言其隱

上既分智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之盡其心也然又恐人畏其難故下章以所知所行之近反復言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此言人之脩道其實甚約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脩道者以人之道治人之形使改其不合乎人者而合乎人則止豈有費哉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

施之未能也

此以人治人之日也我所施于人者我顧之乎否也以我所顧治我所施則不敢以施于人矣我所求于人者我能之乎未也以我所求治我所未能則必求

有以能于我矣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此求于我之事也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己之行必顧己之言不敢以不及也

有餘不敢盡

己之言必顧己之行不敢以過也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中言之欲其加厚于此也上文四求猶以人與己相顧至此直以己之言行自相顧也人以相顧恕也己自相顧忠也慥慥忠之至也先言恕後言忠欲其因人而反己亦猶強哉矯章先言和後言中也觀此章

則所知所行皆近在吾身而道固未嘗費也下章倣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上章論治己不在外求此章論處事亦不在外求也天下之事不能盡如人意則當循分而行不可于分外妄求處事如此豈不泰然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

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皆講上二句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即正已而不求人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章言接人不可以外求也治國平天下接人之費者也而其本近在于齊家此所謂隱也妻子兄弟之間無間言則父母悅父母悅則天下安矣然齊家之本則又有其隱者焉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自費而趨隱而此一章所趨愈隱故下章極言至隱之義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章言至隱之所在也鬼神之為物語小至于不見不聞語大至于物無不體人無不畏其貴如此而其所以然者豈有他哉實有是理而已學者誠能體鬼神之德自盡其心實之于不聞不見之中而博之于事事物物之際則道之費者為我居矣原其用力之地豈非天下之至約乎此君子所以慥慥爾也自此以上皆即道言之欲人之知之也自此以下皆即人

言之欲人之行之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

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前四章已極言用力之隱故此三章皆言道之功用以明其費獨以舜文武周公言之者皆處人道之變

可以見聖人之功用舜居側微父母欲殺之本無得位得祿得壽得名之理文王事商而武王以兵取之武王與子而周公以臣代之皆處危疑之地而舜卒受命天不能窮也武王卒不失顯名人不能訾也周公闡幽明之情極古今之變為武王立八百年之紀綱制度使在天之靈慰喜而無憾萬世之下祖述而無以踰也此皆功用之至難而極盛者也然而用力之初則甚隱矣故皆以孝言之孝者人心之所發也

天下之實者莫加焉于武王周公之事獨言喪祭者亦此意也大猶言大本不可復加達猶言達道人所通行也知至于舜謂之大知行至于舜謂之大孝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又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何也此以明舜與武王周公所居之地皆不若文王之易于以見獨舉武王周公

之意也

宜民以在下者言之宜人則尊卑逺近無不包也然

其本在我繼志述事亦内外之言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

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

此言禮義皆出于仁以明脩道之必以仁也仁者人也即指此身言之義者宜也即指道理言之此全身體無有不仁則其發用處自無往而不為義也義即天下達道也古人言道多以禮義言之表記言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正與此章義同天下之人物雖皆此身之所當體然未有親于父母者故曰親親為大天下之事理雖當以義制之而未有先于尊道而尚賢者故曰尊賢為大既有大小則便有降殺等差而禮

節興庶政出矣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凡此皆以明能脩道之義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言脩道以仁之方也脩身事親仁之事也知人知天仁之禮也欲為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也生曰人死曰鬼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生也仁者人也仁者天

地之心聖賢之德也有人之形即有仁之理此形此理皆受之父母者也知此則知人之貴而親之為大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然而此形此理父母孰從而得之等而上之至于百世之前不知其所始也等而下之至于百世之下不知其所終也是孰為之哉此即天地生物之心流行而不已者也此仁之大本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中庸之言道所以必自天命之性言之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道總言之也仁人心也隱心而發為仁仁之所行為義仁義之節文為禮知仁義禮之所從來為智皆本于仁故曰脩道以仁求仁必以智故事親必本于知

人知天知人者知人道之不得不然也費也知天者知人道之不能不然也隱也尊賢為大則足以取人矣禮所生也則足以為政矣政而本于仁費而隱也仁而推于義與禮隱而費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思脩身思事親思知人三思皆求之也知斯三者知

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四知皆

得之也求之者自費而隱得之者自隱而費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懐諸侯

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懐諸侯則天下

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

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懐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道立則為之基址也不惑然後講之明矣不惑者我不惑也不眩者人不眩也齊明盛服内外交脩也讒

也色也貨也三者害德之具也三者不去有德者不可得而貴也聽公伯寮受女樂用田賦則夫子之道廢矣賢也親也大臣也士也民也工也皆言勸者皆同舟共濟之人必有以興起其歡心而後可也孝經孝治章言治天下治國治家皆欲得人之歡心即此意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言易屈故曰跲事為之難故曰困行歉于心故曰疚道不通故曰窮跲躓也猶今言跌倒也言可立則不跲事有成則不困行無疵則不疚道可行則不窮不言誠而曰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出之則不窮矣自事豫以上言政自事豫以下言學政主費學主隱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君臣之道得必始于朋友之信朋友之道得必始于父子之悦父子之道得必始于反身之誠誠身之道得必始于心之明不言夫婦兄弟者妻子好合兄弟和樂則父母其順矣皆齊家之事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學所未能問所未知思其所以然辨其所不然行其所當然

學之于古問之于今思之欲其契于心也辨之欲其

合于道也行之則為我有矣

學而又問則取于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于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章總費而隱之義而極言之使學者循智仁勇之三等而用其知行之力以會于至一之地自首章而下大意皆總于此章文武之政費矣而在于脩道以仁仁卒本于知天天下之達道五費矣而行之者三

三卒歸于一天下國家有九經費矣而必本于凡事之素定素定之目費矣而必本于誠身明善此皆發明費而隱之義也然所以用力于隱者則不外于知之行之而知行之等差則性與教而已知者生知安行天之道也此之謂性仁者學知利行勇者困而知行皆人之道也此之謂教教則有脩為之功擇善所以知之也固執所以行之也學問思辨擇善之目也篤行固執之目也皆仁者之事也五弗措百之千之

雖愚必明雖柔必强皆勇者之事也然及其已至于强與明則一而已一者何也曰誠誠者中和之實理也實知之謂之明實行之謂之誠已至于實則無二矣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此以下迭言天道人道而皆歸于一然其言變化之神積累之盛外之發越内之精微讀其文者可畏可慕則亦費已故末章復自其用力之隱者言之起于戒懼慎獨以至于不可形容之地自人之道至于天之道自脩道之教至

于天命之性而一篇之義終焉

此章三段第一段言文武之政歸于知人知天此總論大意言政之必本于學也第二段言達道五歸于知仁勇則其綱序始詳盖達道五即政之綱也智仁勇即學之序也第三段言九經歸于學問思辨行則其條目極其詳矣九經即政之條目也學問思辨行即學之條目也而聖人修道之教備矣自此以下子思之言不過贊歎聖賢之事而敷暢之耳按家語自

哀公問政至雖柔必強為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四句是子思之言結此一章之意以起下文至誠有誠之說也自首章至此亦是大三段第一段自天命之性至唯聖者能之亦是總說大意言天道性命之理在于人之知行也第二段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其如示諸掌乎亦是漸趨于詳言君子之道甚費無所不周人之求道甚約不外于忠恕也第三段自哀公問政至雖柔必

強亦是極詳盖自性命而言道自道而言政自知行而言忠恕自忠恕而言學問思辨行其詳畧可睹矣

或云自舜至回自回至子路問強三段也自舜之大孝至武王周公自武王周公至哀公問政亦三段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二章上一段言性者之道可以配天下一段言教者之事可以成物至者自至致者求至之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二章上一段言性者處處明白與天無間天之道也下段言教者處處篤實與人無間人之道也

誠者實心道者實理後言至誠至聖也上章言至誠之道則以其性本具是道也下章分誠與道對言則盡其心以行其道也此其所以為教者之事

仁者服膺而不違顏子之事也知者用其中于民舜

之事也成己所以成物言自顔子而至舜也故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所以釋仁智之成名也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與此不同者子貢就知行言之以知屬智以行屬仁是故顔子之仁其擇善屬智其服膺屬仁舜之智其問察屬智其執用屬仁仁之中有仁智智之中亦有仁智也夫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意亦類此仁者安仁乃是舜之智智者利仁乃是顔子之仁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

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

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二章上一章言性者之道德無窮下一章言教者之事業無窮久以時言悠遠以地言博厚以業言高明以德言歷時之久及物之遠故其業愈廣而德愈崇業廣德崇則愈能悠久始于悠久終于悠久此所謂至誠無物也無息者理也不息者人也無疆者如天地之無盡處無已時也不貳者博厚高明悠久也

不測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章者于外變者漸入于内成則治道成矣博厚則形形而下者無不體故謂之載高明則形而上者無不達故謂之覆悠久者終始之道故謂之成純亦不已此一句解純字之義言純即是不已天之不已文王之純其實一也大哉聖人之道止至道不凝焉此自言道之費如費而隱一章專言君子之道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止其此之謂與乃言脩道之事如道不遠人而

下數章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皆尊德性也
温故知新敦厚崇禮皆道問學也問學之功已足以
尊其德性矣而又道問學焉即始終悠久之意也致
廣大而盡精微博厚配地也極高明而道中庸高明
配天也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悠久無疆也性之
者但言博厚高明悠久教之者兼防其偏温故知新
知之事也敦厚崇禮行之事也德性理也問學事也
廣大理也精微事也高明理也中庸事也知新理也

崇禮事也理必體乎事事必根乎理如是而後中庸之德如是而後至誠之道不然則怪且妄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

此二章引夫子之行事以實教者之事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者其目如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

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三章引夫子之道德以明性者之事所謂唯天下至誠可以與天地參者其目如此前皆先言性後言教此五章先言教後言性者其極必至于此而後為至也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

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懐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一章自其用功于隱至發見于費者而總言之其
末復歸于隱正與本篇自天命之謂性至苟不固聰
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相對蓋以一章具一
篇之義也内省于志謹其將然也不動不言謹其未
然也不賞不怒誠之形著明動也篤恭而天下平動
則變變則化也其所以至此者非矯飾之功皆積隱
之效也非以聲色感人非有物象可喻如天之化育
直以至誠不貳故其生物不測非有聲音氣臭之可

尋也言形與臭者無形之至也

淡而不厭無味而其味自長也簡而文無文而文自著也溫而理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也此言道也故自隱而費言遠者指人也言風者人已之所以相感也言微者在已者也此言脩道者也故自費而隱

淡而不厭不求觀美而深觀默養情味自長此即潛雖伏矣内省不疚一章也簡而文未嘗煩擾而處事接人經緯自密此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一章也溫

而理未嘗振厲而人順事治本末自舉此即不賞不怒與篤恭而天下平二章也

知遠之近言平天下之本也知風之自言言動之機也知微之顯言潛雖伏矣之事也即以上章之意反覆言之耳

淡而不厭即不見而章簡而文即不動而變温而理即無為而成

項氏家說附録卷二